

# 愛國詩人

## 丘逢甲傳奇 (上)

● 陳運通 (中外雜誌撰述委員、卅四屆文藝獎得主、新加坡神州藝術院名譽院士)

### 先世為中原客人

丘逢甲(一八六四—一九一二)，詩人、教育家、革命家、抗日保臺的革命志士，滿腔忠憤的愛國者。丘逢甲原籍廣東蕉嶺，一八六四年(清同治三年)十一月廿七日生於臺灣苗栗的銅鑼，其先世來自河南省南陽府鎮平縣，宋末流寓福建、江西一帶，是來自中原的客人。其遷閩的始祖丘文興，為文天祥的參軍，隨軍抗元，宋亡後，由福建寧化縣遷至廣東省嘉應州鎮平縣。民國三年鎮平縣改為蕉嶺縣，避免與河南鎮平縣混淆。丘家在廣東鎮平傳世十八代，到了丘逢甲的高祖父丘士俊，率家遷居臺灣，住台中縣的東勢地區。丘士俊精於拳術、技擊，尤精於一套刀法。當時東勢地區山胞常常出草殺人，丘士

俊成立國術館，傳授門徒，成立一個防番組織。地方上再也不怕山胞出草了。由是奠定東勢開發的基礎。丘士俊不但有好武藝，而且有任俠性格，純樸剛直，扶弱抑強，地方上如有爭論，只要他說一句話，糾紛即告解決。地方秩序，為之井然。別處的強梁，對東勢也不敢冒犯。其子丘學祥，繼承衣鉢，也精武術，尚義俠，好打抱不平，不畏強橫，不欺弱小，崇尚公平正義。如有被欺侮的一方，求助於他，他一定挺身而出，迫使理屈的一方陪罪和解。因他精於武術，誰都不敢觸犯，因此維持了地方的正義，解決了不少的糾紛。那時像他那樣的人，為不可缺少的人物。

到了第三代丘逢甲的父親丘龍章，情勢有了改變，丘龍章雖亦嫻熟家傳的武技，但社會秩序已趨安定，武術防身已非必要，加之他厭於此道，雅好讀書，其父對兒子捨武就文，雖不滿意，但也未予勉強，任其自行發展。丘龍章苦讀有成，後來考中秀才，因學養深厚，由清廷賜為貢士。本可赴京續取科名，但家庭環境不許可，乃在東勢開墾荒地維生，同時應聘坐館，訓誨學生，過著「半飢半餓清閑客，無鎖無枷自在囚」(鄭板橋自嘲詩)的生活。

丘龍章先後娶妻胡氏、陳氏、楊氏共有七子，長子丘先甲(現任行政院新聞局顧問的名作家丘秀芷的祖父)、次子丘逢甲、三子丘樹甲、四子丘瑞甲、五子丘兆甲、六子丘同甲、幼子丘世甲，另有四女，惟成人者僅九人，同甲、世甲早逝，其餘兄弟中有三位秀才，一位進士，惟一的進士就是丘逢甲，這表示他讀書的出類拔萃。

### 生逢甲子故名逢甲

丘逢甲出生那年（一八六四年），正逢甲子年，其父認係吉兆，故而命名為逢甲，還給他取了個號，叫仲闕，仲為排行，闕是闕逢的簡稱，為甲子年的另一名稱。他後來又自署仙根，別名倉海，由於他嚮慕道家，故名仙根，而倉海為秦代朝鮮的郡名，張良謀刺秦始皇，即在倉海地方找到能使百斤鐵錘的大力士，乃博浪沙椎擊秦始皇的人物，由此可知他早懷有凌雲之志，他曾有詩云：「我不神仙聊劍俠，仇頭斬盡始升天」，這詩中的仇頭，指的是侵據臺灣的日本人。

丘逢甲姓丘，也可以說姓邱，清雍正以後，因避孔子諱，朝廷下令所有姓丘的，都加上邑旁為邱，所以「丘」「邱」是同字而非兩姓。民國以前他的公私文書上都姓「邱」，國民革命初期，廣州反正，他在報上登了一則廣告，聲明恢復姓丘，所以他被稱為丘士。

丘逢甲自束髮受教，其父就是他的老師，他的天賦極高，過目成誦，六歲即能吟詩作對，七歲開始作文，九歲時寫出寓言非淺的七言絕句：

「采見南山歲幾重，古香古色艷秋容，愛花合為淵明壽，酒侵黃英晉萬鐘。」

除富有文采外，丘逢甲從小就十分崇拜鄭成功，以鄭成功凜然的民族大義自許。因為鄭成功這位反清復明的民族英雄也是甲子年生，在英雄崇拜的心理下，丘逢甲很小便展露了堅強的民族意識。

長大成人後，丘逢甲身裁高大，相貌奇偉，廣額豐耳，後來中了進士，許多人都以為是武進士，他賦詩解嘲說：

「書生面目大槎牙，太息封侯事已差。漫說舊銜同武爵，頗聞外論比文蝦。老兵欲喚元桓子，故將誰知李左車。刁斗能銘矛解用，丈夫何事愧劉巴。」

在父親嚴管勤教之下，丘逢甲讀書有成，對括貼之學，尤其精到。十三歲已能協助父親齋教童蒙，十四歲時已具有應試秀才的學力，當年曾以「西江月」詞牌填詞一首：

「興起八叉手健，吟成七步才雄，更兼經史滿懷中。祇覺大才適用，卻布知時甘雨，願乘破浪長風。他年位若至三公，定有甘棠雅頌。」小小年紀，口氣不小，已有雄圖偉略的襟抱。

### 新科秀才東寧才子

十六歲那年，他多報了兩歲，冒稱十八歲（清制十八歲始能應科試）由東勢赴臺南應考，在考場年紀最幼，交卷卻最快

，這年中了秀才，主考的學臺丁日昌（廣東豐順人）命他做臺灣竹枝詞百首，日未黃昏便完卷。丁大詫異，贈他刻有「東寧才子」的石印一方。十九歲補廩生，二十四歲中舉人，二十五歲成進士，授工部主事，得第時有句：「每飯未曾忘竹帛，放將科第作功名」。可見他志在事業而非在功名。一八八四年（清光緒十年），中法以越南問題發生戰爭，劉銘傳守臺灣，法軍攻擊基隆，為劉銘傳所敗，法將孤拔重傷而死，但法艦轉攻馬尾，清軍受到極大的損失，張佩倫者以書生論政，號為清議派，為李鴻章所重。中法戰起，奉命督師福州，及聞法艦開砲，倉皇遁走，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好，一時傳為笑柄。丘逢甲時年二十歲，聞變，憂心忡忡，於是知國事之多艱，慨然有改革維新之志，而注重吸收新知識。翌年，法軍大敗於諒山，而清政府反在得勝之後，訂天津條約以和，故是年國父孫中山決心革命時。國父年僅二十歲，較他尚少一歲，聞之，暗生欽慕。

他平日最厭惡迷信、鴉片和賭博，在

早年的詩詞中，一再提及，指為中國人的三大積弊，而這些在當時被視為時尚，好此道頗不乏人，達官貴人所在多有，而他獨具慧眼，視為毒害，可說是十分罕見的。他有詩句：

芙蓉亦花妖，轉海毒我民。

罌粟花開別樣鮮，阿芙蓉毒滿臺天。

明白指出鴉片對國民的殘害。

## 二甲進士工部主事

一八八八年，丘逢甲以秀才名帖參見當時的臺澎道唐景崧，唐景崧奇其才學，收為弟子，並留其佐治文書。唐景崧是廣西濃陽人，翰林出身，文事與政事，俱稱能手。丘逢甲得其指導，獲益良多，但不久，他即辭去幕事，仍回王子社，專門讀書。是年，赴福州應鄉試，得中三十一名舉人。翌年赴北京應會試，得中己丑科二甲第八十一名進士，由光緒帝召見後，

親點工部主事，因他無意仕途，於引見後回臺省親，決定獻身文化事業。於一八九〇年起，主講臺中府衡文書院、臺南府羅山書院、嘉義縣崇文書院。三處往來，備極辛苦，但他樂此不倦，欲為臺灣培植人才。又以臺灣通志，尚付厥如，乃提倡臺

## 丘逢甲傳（上）

灣通志的編纂，自兼採訪師。此時，他以貼括之學無補實用，轉而注意西方學說及經史致用之學。他主講三書院，不再重視貼括，僅應時下的需要，略課應試文藝，而以講學重心，置於中外歷史，並切勸諸生多閱報章，藉以了解時局，擴大知識領域，已走上教育革新之路。這時，他結婚已七年，原配廖夫人生二女，是年生一子不育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傳統的知識分子，都奉為明訓。乃於一八九一年（光緒十七年），他二十八歲時，納呂夫人，並遷居於臺中府臺中縣的柏村。

自一八八七年（清光緒十三年）牡丹社事件後，日軍酋西鄉隆盛開始窺臺，臺灣已非世外桃源，一八九五年因朝鮮事件而發生甲午戰役，清兵損折，而臺澎更汲汲可危。他憬然於時局艱危，當兵事初起，即太息曰：「天下自此多事矣，日人野心勃勃，久垂涎此地，彼詎能忍置之乎？」因此回到鄉間集鄉民訓練以備戰爭。再三告誡鄉人說：「吾臺孤懸海外，去朝廷遠，不啻甌脫，朝廷之愛吾臺，曷若吾臺民之自愛，官兵又不盡足恃，一旦發生不測，朝廷遑能顧，惟吾臺人自為戰，家自為守耳，否則禍至無日，祖宗廬墓之地，

擲諸無何有之鄉，吾儕其何以為家耶」。戰爭初起，清廷以唐景崧知兵，命其撫臺，但統率的兵都是劉銘傳遺下來的淮軍舊人，平日養尊處優，將驕兵老，暮氣沉沉，統帥劉永福是宿將，越南之役，建有殊功，清廷命守臺南，可是和唐景崧因在越南時意見相左，來臺後又不大調協，所以他說：「官兵又不盡足恃」，是有感而發。劉奉准清廷於甲午（一八九四）八月將全省壯丁編做二百六十營，先期集訓三十營，稱做團練，以後改稱義軍。臺澎戰事未起，唐景崧自守臺北，移劉永福於臺南，丘逢甲以唐雖號稱知兵，但防禦及攻擊，均遠不及黑旗軍。而全臺形勢，盡集於臺北，臺北失守足以牽動臺南，臺南失守亦足以牽動臺北。唐景崧統率老弱淮軍，而拒劉永福共守，恐臺北一陷，臺南將孤守無能為，乃急為二人調停，但唐、劉成見已深，兩軍遂分，他只得義軍守臺中，以冀呼應。及至割地之議起，舉國大嘩，臺胞更憤慨，他在籍紳身分，率數千人上書力爭，他送謝頌臣詩有：「刺血三上書，呼天不得直」句，清廷初意亦動，欲改約，結果日人只以俄、德、法的威脅，退還遼東，而對臺灣部分堅不肯更

改。二月二十七日日軍佔澎湖，三月二十七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簽訂中日和約於馬關，即世稱馬關條約，內容十一款，主要是承認朝鮮獨立，割臺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，賠款二萬萬兩。那時臺灣舉人會試在北京，伏闕上書，清廷不顧，命唐景崧率軍民內渡。又命李經方（李鴻章之子）為臺灣交割使，於黃海日艦上夜半換約。所以丘詩有：「宰相有權能割地，孤臣無力可回天」之句及「賜銀等於金牌，讓畔已成鐵案」的感嘆！

### 割臺後組義軍抗日

反對割臺無效，臺胞義憤填膺，自組抗日武力，圖以民間力量抵銷馬關條約，乃以唐景崧為首，總領軍政，率原有官兵守臺北，總兵劉永福為幫辦，統黑旗軍守臺南，丘逢甲為義軍大將軍，統臺胞新編義軍守臺中。建藍地黃虎旗作軍旗，一方向沿海各省乞援，那時湖廣張之洞等雖然同情丘逢甲，但怵於朝廷命令，結果都是口惠而實不至。易順鼎（易君左之父）也曾來臺協助戎幕，但是一介書生，根本不能發生作用。日本於黃海換約後，派樺山資紀為臺灣總督，率兵艦大集臺海。唐景

崧命吳國華守三貂嶺，命包幹臣協助佈防基隆一帶。初期吳國華打了一次勝仗，而包幹臣沒有參戰，檢拾日兵首級冒功，且報大捷，吳國華反戈與包幹臣大戰，日軍乘兩軍失和衝突之際，遂奪下三貂嶺。黃義德屯八堵，不戰而退，謊報獅球嶺為日軍所佔。並嘩變索餉，日軍乘機攻臺北，唐景崧率妻易服登英輪回廈門，丘逢甲率義軍倉卒應援，但已無及，臺北遂失。義軍退守中部，但重心已失，事無可為。但是，他仍率他的部隊退至後山（今中央山脈），準備聯合山胞長期抗戰，但他的副將謝頌臣建議，到後山補給支援不易，無法長期作戰不如先回大陸，壓迫祖國光復臺灣。但他仍率子弟兵在新竹、嘉義一帶，血戰二十多天，最後彈盡援絕而告失敗，所謂「十二欄杆搖海錄，八千子弟化春紅」。真是慨乎言之。日軍分兵攻臺南，血戰二十餘日，臺南亦失。丘逢甲憤欲自殺殉臺，部將謝頌臣救之，責曰：「臺雖亡，能強祖國，則可復土雪恥，曹沫不恥三敗之辱，奈何輕生」。乃佈告各地自由抗戰，不限部勒，奉父母內渡，由水離港，六日始抵福建泉州。在泉州吐血數升，稍痊，即赴廣東汕頭，途中有詩云：

抱江城郭夕陽紅，百口初還五嶺東，關吏釣鰲疑海客，舟入驅鱷話文公。九秋急景傳風鶴，萬里愁痕過雪鴻。獨倚柁樓無限恨，故山回首亂雲中。」

潮州舟次

### 返回蕉嶺獻身講學

丘逢甲奉父母和小部分義軍回到大陸，他走後，日軍攻打大埔莊，有漢奸指引燒毀丘逢甲的家，丘的弟弟和妻兒只好也逃離臺灣回到蕉嶺祖居。那是粵北山區的荒野貧瘠之地。為維持家計起見，丘逢甲文才橫溢的三弟改業經商。但他的兄長丘先甲化名潛回臺灣，旋被日本人捉去，直受日人之安撫政策，才放了出來。那時漢奸造謠，說丘逢甲捲款而逃，來打擊義軍士氣，丘逢甲聞之，一笑置之。蓋他回大陸後，教書謀生，生活清苦，捲款之說不攻自破。他回到大陸汕頭後，獲知其部將吳湯與戰死，死事慘烈，乃具文兩江總督張之洞請轉奏撫卹，清廷置之不報。旋即回廣東蕉嶺祖籍文福鄉，卜居淡定村。廣東巡撫許振焯約尚書廖壽恆會奏，經奉旨回粵歸籍海陽縣（即今之潮安）。那是光緒廿二年的事，這時丘逢甲三十三歲。

愴懷舊事，有：

「化碧三年有血痕，當年哀感滿乾坤，鶉維剪後天方醉，無語排雲叫九閭。」

此局全輸莫認真，東南風急海揚塵，世間儻有虬髯客，未必扶餘屬別人。

殘山賸水冷斜暉，獨向西風淚滿衣，皂帽蓑床成底事，全家遼海管寧歸。

人間成敗論英雄，野史荒唐恐未公，古柳斜陽閑坐聽，一時談笑付盲翁。

——有書時事者為贅其卷端詩中充滿鬱勃不平之氣。

(上) 奇傳甲逢丘

一八九七年，丘逢甲定居蕉嶺文福鄉的淡定村，旋應潮州知府李士彬之聘，於韓山書院講學，專授新思潮及經世實用之學，被人目為異端，為當道所不容，是年底辭館，遷居潮州城。翌年，在潮州任潮陽東山書院教席，兼在澄海景韓書院講學，其講學的宗旨一成不變，仍以新學及實用之學為主。翌年冬，在潮州自行創辦文學東堂，聘日人熊澤為教授，教導學生研習維新的一般學術。一九〇〇年（光緒廿六年）丘逢甲由廣東省府派遣赴南洋調查僑情兼講學，足跡遍歷英、法、荷屬殖民地，即今日的馬來西亞、新加坡、印尼及帝汶等地，講授新學，並與僑胞交流。僑

胞中有保皇黨和主張革命的興中會，他均與接觸頻繁，兼容並蓄，耐心的聽取各方面對國是的意見。回國後，在汕頭設立嶺東同文學堂，為粵東設立學校的首舉，他親自主持講授，以維新及革命齊頭並進，有志之士，濟濟一堂，後來參加革命的嶺東義士，多出身此一學堂。

挺身庇護革命黨人

一九〇九年（宣統元年），廣東諮議局成立，丘逢甲當選為副局長，並受聘兩廣方言學堂監督。他以教育為掩護，支持革命黨人朱執信、鄒魯、姚雨平、陳炯明等人的革命活動。當時廣東諮議局設有書記長一、書記四、書記長古應芬及書記之一的鄒魯（海濱）均為革命黨人，亦均係丘逢甲所延攬，鄒魯更是其得意門生，一直受他的庇護和識拔。一九一〇年冬，倪

城發展教育，鼓勵有志青年赴西洋及東洋留學，僅嶺東一地赴日本留學者多達數千人，開國人留學風氣之先。一九〇四年，丘逢甲返回故鄉鎮平（蕉嶺），創辦鎮平師範學堂，並辦成東及員山兩個家族學堂，以其二世祖「創兆」為校名，指導同族子弟讀書向學。翌年，又在員山學堂附設師範傳習所，培養閩、贛、粵三省地方小學教師。同年夏，應聘出任兩廣學務處視學及廣州府中學堂監督。一九〇八年（光緒卅四年）他被廣東教育界推選為廣東教育會會長，並受聘為兩廣學務公所議紳，仍兼廣州府中學堂監督。此時，他在廣州以論政為教，革命風潮蔚然形成，他被推為中國同盟會嶺東盟主，已經站在革命的

一方。一九〇九年（宣統元年），廣東諮議局成立，丘逢甲當選為副局長，並受聘兩廣方言學堂監督。他以教育為掩護，支持革命黨人朱執信、鄒魯、姚雨平、陳炯明等人的革命活動。當時廣東諮議局設有書記長一、書記四、書記長古應芬及書記之一的鄒魯（海濱）均為革命黨人，亦均係丘逢甲所延攬，鄒魯更是其得意門生，一直受他的庇護和識拔。一九一〇年冬，倪映典發動廣州新軍起義事洩，廣東巡警道王某查出諮議局裡面有兩名革命黨人，其中之一就是鄒魯。王某親訪丘逢甲要求交出「人犯」，詎料丘逢甲大義凜然，正色答道：「鄒某是我平素最信任的人，假使他是革命黨，那麼我必定有份。你要抓人的話，請你先從我抓起吧！」

丘逢甲愛國家、愛民族的盛名人人知之，他連清廷的聖旨都敢違抗，日本十萬雄兵也不在他眼裡，區區一名巡警這算得了什麼，果然，王某連聲致歉，說道：「這份名單不過是下面報上來的，也許不可靠，鄒是好人，那就是他們誤報了。」從此，革命工作有了丘逢甲鼎力支持和刻意掩護，自然更為順利了。（未完待續）